

香君扇

红泪未央

茹若◎著



尔虞我诈中，后宫、谍战，有何不同？
阴谋诡谲间，真情、假意，终归何处？

家常錄

家常錄

茹若

◎著

泰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云画扇红泪未央 / 茹若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9.6

ISBN 978-7-80755-627-5

I. 云… II. 茹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84008 号

作 者: 茹 若

责任编辑: 申 强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
E - mail: hspul@163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680 × 970 1/16

字 数: 350 千字

印 张: 21.5

版 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627-5

定 价: 26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宮心詞
宋蘇軾紅淘集

目
錄

- 第一章 昨夜風開露井桃 / 001
第二章 况值闌珊春色暮 / 007
第三章 日暮東風怨啼鳥 / 011
第四章 紗窗日落漸黃昏 / 021
第五章 洞房記得初相遇 / 031
第六章 往昔事散逐香塵 / 041
第七章 寂寞空庭春欲晚 / 051
第八章 寂寂花時閉院門 / 061
第九章 落花猶似墜樓人 / 075
第十章 深鎖春光一院愁 / 095
第十一章 蜻蜓飛上玉搔頭 / 105
第十二章 犹似深閨夢里人 / 115
第十三章 飄散露華清風緊 / 129
第十四章 風送宮嬪笑語和 / 139
第十五章 昨夜星辰昨夜風 / 153





第十六章 雁声远过潇湘去 / 161
第十七章 雅态妍姿正欢洽 / 175
第十八章 梨花满地不开门 / 191
第十九章 红颜未老恩先断 / 207
第二十章 冰簟银床梦不成 / 215
第二十一章 争奈余香犹未歇 / 225
第二十二章 月华冷彻鸳鸯铺 / 235
第二十三章 已凉天气未寒时 / 255
第二十四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/ 265
第二十五章 似曾相识燕归来 / 275
第二十六章 明日落红应满径 / 287
第二十七章 离愁渐远渐无穷 / 305
第二十八章 泪湿罗巾梦不成 / 319
第二十九章 山长水阔知何处 / 335

第一章 昨夜风开露井桃

空山静

字画里的红泪生来

这是一个南方的小国的皇宫。

是黎明前最黑暗的夜。

远处，苍青色的风从黛色的山冈上抚过，萧瑟的草木低伏，叶尖上闪着冷的白露，白露如霜。渐渐地，有一轮淡色的日，在天的东边升起。起初，黑沉沉的天幕被撕成一条一条的亮线，接着亮线越来越宽，眼看天就要大亮了。皇宫里最华丽的殿宇上，却笼罩着挥散不去的乌云，暗沉得让人心里无端地惶恐。

大殿外是皇帝焦急的身影。

“皇上，这已经十二个时辰了。”身边是一位盛装打扮的艳丽女子，“依臣妾看，还是赶紧请巫师来作作法，否则妹妹的性命难保啊！”皇帝皱眉，对殿中产妇的挂念已经让他手足无措。“也好，快派人请巫师来！”底下有人领命去了。

天空中的乌云越来越密集，渐渐地，天边刚升起的那轮淡色的日也被埋没了光华，整个大地再一次陷入到漆黑当中。“这可怪了，按说雪妃生产应该是人吉之事，今几个这可有点悬呢……”周围是议论纷纷。

终于，“哇”的一声划破寂静的夜空，同时亦划破大殿上方的大片乌云，一丝一丝的金色阳光从乌云中透出来，瞬间照亮了整个大地。“恭喜皇上，恭喜皇上！”一个老妈妈一路小跑地出来，手中抱着刚出生的婴孩，“恭喜皇上，雪妃娘娘给皇上生了个漂亮的小公主！”皇帝闻言，喜笑颜开，从老妈妈手中接过那娇小的娃。

“哟，果然是个美人胚子！”皇帝叹道，“将来长大了，一定和她母亲一样绝世倾城！”

“是啊，雪妹妹真有福气，生了个这么漂亮的女儿。”一边的丽妃酸意十足。

“皇上！皇上！”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，是匆匆赶来的巫师，“皇上，万万不可抱那小公主啊！小公主是天降灾星，要给我国带来天大的灾难啊！”说着，竟从怀中掏出一张符，念动咒语就要往那婴儿的额头贴去。那皇帝急忙一闪，怒道：“巫师，你胡说什么！这是朕和雪妃的孩子，怎么会是天降灾星，她是天命福星！”

“皇上，臣夜观天象，发觉今日必有妖孽降生。今日大殿之上阴云密布，不见天日，这是众人有目共睹的。皇上，这小公主是天降灾星，是来灭亡我国的灾星啊！”

“我说怎么生了十二个时辰孩子还没生出来，这又是漫天的乌云，原来竟是这样一回事！”那丽妃在一旁添油加醋，“哎哟，皇上快把这孩子交给奶妈吧，否则

这灾气入体，伤了身子啊！”说罢便示意奶奶伸手去抱。

“滚！”皇帝盛怒，“谁敢说雪妃生的孩子是灾星！朕要他的脑袋！”一时间众人都吓得愣在原地，不敢有所举动。

“皇上！皇上不好了！雪妃娘娘大出血，怕是撑不住了！”有侍女匆忙跑出来，大声呼喊着。皇帝闻言大惊失色，急忙抱了小公主便冲进了屋子。

榻上，是奄奄一息的雪妃。皇帝抱了小公主，冲至床前，急忙握住了雪妃的手。

“爱妃，你要撑住啊！”已经心疼得无以复加，“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两个的孩子啊！”说着便把孩子递到雪妃面前。雪妃展现一个虚弱的笑，却依然绝美。她伸手，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小脸：“很漂亮……”两眼已经是干涸如枯井，“皇上，我的女儿，她不是灾星……”

“朕知道！”转身对身后的人吩咐道，“日后谁再提这话，便拿命来见朕！”

“皇上……”说话声越来越虚弱，“答应我，要照顾我们的女儿……画扇，云画扇……”

不待说完，那绝美却惨白的脸上失去了最后一丝血色，那抚在小公主脸上的手颓然垂下。

“娘娘——”

“爱妃——”

一边的丽妃忽地变了脸色。云画扇，她还记得……

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”小小的美丽人儿手执书卷，一脸陶醉，“姐姐，真是好诗呢。”她亦被那琅琅的诗句所倾倒，笑着点点头。

“姐姐，若是将来我们生了女娃，一个叫若如，一个叫画扇，如何？”明亮的眼如星眸，是满溢的希冀。“若如，画扇……”真是好名字，她抿嘴笑了。

那时候，她们姐妹情深，夜里睡在一张锦榻之上，自日里又是处在一起，做针线女工，读儒家经典。而如今……

是什么时候开始，她的心底有嫉恨滋长……

然而只是一瞬间的失神。

“哎哟！这孩子果然是灾星，一出生便克死了自己的母亲！真是可怜了雪妹妹……”丽妃不怕死地大惊小怪，“巫师，你可说说有什么化解之法！”“依臣之

见，应当马上将这妖孽送去焚化，方能解咒！”巫师领会到丽妃的眼神，赶紧念动咒语，装模作样一番道。

“皇上！你看这公主还不是妖孽吗？她克死了自己的母亲，皇上您最爱的雪妃妹妹……指不定将来还要给皇上，给整个皇宫，整个国家带来灾难呢！皇上！”丽妃冲上去，拼命地摇着已经恍惚的皇帝。

“啊——”一声悲绝的吼叫，仿佛震动了屋檐，皇帝高高举起手中的婴儿，狠狠地摔下，“妖孽，朕要你去死——”

“哇——”

半空中，那襁褓中的婴孩终于响亮地哭了出来。一个白色的身影飞身向前，用自己的身子接住了即将落地的小公主，自己却狠狠地摔在大理石地面上。

“皇上！”是雪妃身边的侍女宛言，亦是泪流满面，悲痛欲绝，“皇上，您忘了刚刚对娘娘的承诺了吗，您答应要好好照顾小公主！”娘娘一向待她亲如姐妹，如今娘娘去了，她是拼死也要保护好娘娘的女儿！

“死丫头，你好大的胆子！”丽妃大怒，“你是何居心，竟要留着这天降灾星来祸害我国！来人啊，给我把这不知死活的丫头拖出去，和这妖孽一起请巫师作法焚烧！”

“不——”宛言哭喊着，“丽妃娘娘，奴婢知道您一向恼恨娘娘得宠，可是如今娘娘已经去了，小公主是无辜的，您放过她吧……”一边向周围众侍女求救，“姐妹们，你们都站出来说话啊！平日里娘娘待你们那么好，你们说话啊！”

绝望地看着越退越后的侍女太监们，她嘴角是冷然的笑：“好啊……一个个都是忘恩负义的东西，如若今日小公主死了，宛言便是做鬼，也不放过你们！”更加搂紧了小公主，如同一只保护自己幼崽的母兽一般蜷缩低吼着。

已经有巫徒们冲进屋子，手中拿着法杖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有人上来要拉宛言走。“皇上！”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宛言拼命地冲那锦榻边沉浸在悲伤中的男人呼喊着，“皇上，他们要杀了您的孩子啊，是您和雪妃娘娘生的孩子啊！您答应了娘娘，要照顾孩子的！您这么快就忘记了吗？娘娘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原谅您啊皇上！”

“雪妃……”皇帝脸上目光呆滞，“雪妃……朕和雪妃的孩子……”

见皇帝脸上的神情，丽妃心一横。好不容易有机会斩草除根，不能再给她翻

身的机会。若是这孩子将来长大了，查出是自己在雪妃的安胎药里动了手脚，害她难产，向皇上告发，那她不是前功尽弃？

“还等什么？等这妖孽来害皇上吗？赶紧给我拖出去！”丽妃吩咐那群巫徒。

“住手！”皇帝忽地站起，大吼着踉跄到宛言面前，盯住她怀中那正睁着一双大眼睛、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漂亮婴孩，嘴角是凄然的笑。“把她们两个给我带到冷宫去，朕一辈子都不要再见到这妖孽！”同时回头，恶狠狠地盯住丽妃，“没朕的允许，谁都不准踏进冷宫一步，若让朕知道，有谁敢暗中要害她，朕要他死！”

屋外，云雾尽散，是一片灿烂的朝阳，绝美如逝去的雪妃的容颜。

春日暖阳。

皇宫的后花园，一群女孩子在嬉戏。或荡秋千，或捉迷藏，或上山，或在地上打着滚，一群粉衣的宫女们在旁边小心地侍候着：“哎哟，六公主，您可小心着点，别摔着了！”“呀，五公主，您怎么扯咱们六公主的头发呢！还不快放开，小心丽妃娘娘教训你！”

那被训斥的五公主不高兴了，嘟起嘴巴：“不玩了！小六，你娘那么凶，以后我们都不跟你玩了！”说着噔噔几步，跑到一边荡秋千的女孩子旁边，“四姐，我来推你！”

那被冷落的六公主不高兴了：“你们不跟我玩，我就去告诉母妃，说你们欺负我！看我母妃怎么收拾你们！”眼角余光处，正瞥到草丛中有一个瘦弱的身影，正用渴望的眼神望着她们。眉毛一挑，嘴角是狡黠的笑：“快来人看啊，那边有个什么怪物！”用手捂了脸，吓得哇哇大哭起来。

侍女们闻言赶紧冲过去，抓住那正欲逃跑的女孩儿。那女孩儿约莫八九岁的样子，瘦弱得如同一根竹竿，更可怕的是那一张脸，竟有一大半是绿色的，活像一个怪物！“好啊，又是你这个丑八怪！”侍女凌儿一手叉腰，一手嫌恶地捏起鼻子，“娘娘吩咐过多少次，要你待在那冷宫不要出来，你还敢偷偷溜出来，吓坏六公主！”

“我不是丑八怪！”小女孩挣扎着要从抓住她的人手里挣脱，“我也是公主，为什么她们能在这玩，我不能？”一句话引来哄堂大笑。

“她也想当公主，哈哈，真是太好笑了！”四公主不屑地，“也不瞧瞧她那张脸，丑得连鬼都怕见她了，还想做公主呢！”

“就是，瞧她那破烂的衣衫，哪有一点公主的样子！”五公主亦嘲笑着。

只有六公主，双手叉腰，生气地：“她没有说错，她也是父皇的女儿，也是公主！”说着小跑到女孩儿身边，对那侍女道，“放手！”那侍女忙不迭地松开了手。六公主从腰间掏出一条绢子，递给她，微笑着道：“快擦擦吧。我带你出去，见见各位姐姐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女娃儿受宠若惊。除了言姑姑，从没有人对她这么好！眼中泛着泪花，郑重地点了点头，跟着六公主从草丛里出来。才走出草丛，六公主却忽然从背后猛地一推，她还来不及呼喊，便被推倒在泥地上，摔得生疼。

“哈哈……”周围又是一阵嘲笑。

四公主笑得从那秋千上摔了下来，边捂住肚子笑得不可开交边喊着疼，五公主笑得蹲到了地上，跺着脚喊着奶娘揉揉肚子，六公主却是狠狠地一脚踢在她的身上：“哼，就你这副母夜叉的模样，还想做我妹妹，你做梦去吧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地上的女娃早一骨碌爬起来，伸出一双沾了泥的手，狠狠地朝那张幸灾乐祸的白皙的脸上抹去，接着赶紧溜之大吉。

“啊！”六公主恼怒地，“快给我抓住她，我要扒了她的皮！”

她跑得飞快，飞快。要赶紧跑，若是被抓住了，一定又是一顿毒打！只要进了冷宫，就没事了。

终于，顺利地跳进了落秋宫的大门。再也支撑不住，她哭着瘫坐在地上：“姑姑——”听到声响的宛言赶紧放下手中的活，从屋子里跑出来，见到小公主这样一副狼狈的样子，吓得不轻：“这又怎么了，谁又欺负你了，啊？”

“姑姑——”痛哭着扑进她的怀里，淡淡的香味传来，那样的熟悉，让她心安，“姑姑，为什么……我也是公主，为什么不让我住皇宫，为什么父皇不疼我，为什么她们都嘲笑我，都欺负我……”

宛言心疼地搂紧她：“乖孩子，这都是命啊！咱们能平安地活下来，已经是上天的恩德，以后不要再去惹她们了，知道吗？”亦是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
苦命的孩子，为什么你要遭受这样的苦难……

第二章 情值閨珊春色暮

宮心記

三画扇紅園畫

一转眼，已是六年。

皇宫的后面，靠近冷宫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鬼园。据说这里闹鬼闹得厉害，平日里都没人敢来，连侍卫巡逻都不会经过这里。这便是画扇平日里偷偷进出皇宫的秘密通道。今日也是她的“出宫日”。

言姑姑一边给她打点包裹，一边不放心地絮絮叨叨：“待会儿去的时候，你要小心，千万别让人看见了，不然以后要再出去就难了！”

画扇听话地点点头：“放心吧，姑姑！每年我都要出去一次的，整整十年了，您还担心什么？”

言姑姑嗔道：“小心驶得万年船！上山的时候也要小心，别贪玩迷了路！这些银子是要带给温大夫的，谢谢他这些年来替我看护你娘的衣冠冢。你小心别掉了，我可是存了好久的！”

“嗯。”画扇懂事地接过那银子。小小的一块，大概只有二三两的样子，不禁目光黯然。别的公主锦衣玉食，高床软枕，而她却……

罢了，不要想这些不开心的事了。看着言姑姑忙忙碌碌的身影，忽然觉得开心了些。

有言姑姑照顾她，无微不至，她应该庆幸才对。

城外山上一处药庐。温大夫端了一碗汤药进来：“快把这药喝了，你娘等你等得可心急呢！”画扇乖巧地接过，甜甜一笑：“谢谢温叔叔。”却因了脸上那大片的绿斑，显得面目可憎。

温顺良心中一阵难过。原本是个倾城的美人，却要如此受苦……喝下那苦涩难忍的药，画扇皱了一张脸。心中埋怨自己，喝了这么多年，怎么还不能忍受这苦味！

“好了，你快些去吧。”温顺良笑着递给她一颗酸梅，“你们母女说贴心的话，我就不去了。别待得太晚。太阳下山了，这山里会有野兽出没，危险。”

“知道了！”画扇调皮地吐吐舌头，“这话您都说了多少年了，我都听腻了。”

所谓衣冠冢，只不过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小土包，里头埋了一些她母亲雪妃生前的衣物，是言姑姑特地请温大夫建来给她每年来拜祭用的。据说父皇很爱母妃，将母妃风光大葬在皇陵中。她是“克死”母亲的罪魁祸首，天降灾星，自然是没有权利去皇陵祭拜的。

依次摆下祭品，她坐在地上，望着母亲的衣冠冢，久久无言。该说的，该哭的，前九年都已经说完了，哭完了。如今她能做的，只是这样坐着陪伴母亲罢了。

手轻轻抚上自己的脸。她知道，现在那块绿斑一定已经消退了。十年前，为了保护她，言姑姑偷偷出宫，找到了这位温顺良大夫，替她配了一味药，吃下去脸上便会长出丑陋的绿斑，待到每年来拜祭母亲的时候，再喝下解药，恢复原本的容貌。

“绝色倾城的美貌对一个女子来说不是好事，尤其是对一个完全不受保护，还被认定为天降灾星的女子来说。”言姑姑警告她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不能泄露这个秘密。

夕阳西下。画扇收了祭品，深深地又看了一眼母亲的衣冠冢。“娘……明年女儿会再来看你的。”心中是深深的眷恋与不舍。

虽然从没见过自己的母亲，可言姑姑说过，娘和她长得一模一样，于是她心中便有了母亲的样子。

冢边是一条小溪，潺潺流着，溪水跳跃着，溅起白色的水花。忍不住上前到溪边，蹲下去仔细看自己的容颜。这张脸，每年她只能见到一次。

这是她的脸，也是母亲的脸。

“娘，你好漂亮。”溪水倒映出她的样子，美得她自己也心惊。

“孩子，你也好漂亮。”溪水中的她，仿佛幻化成了母亲，温柔地对她笑着。不禁又湿了双眼。

第三章 日暮东风怨啼鸟

空山静

空山静
红雨未央

夜已深。

画扇脚步匆匆，却又要防着那些在宫墙外巡逻的侍卫。都是宫里那些势利眼的奴才，看着她们好欺负，连每月该得的米都给克扣了一大半，言姑姑只能拿出自己以前的积蓄，让她出宫去买些米来。

她欠言姑姑的，实在太多了，若将来有机会报答，一定要把她当做母亲般供养。

忽地想起那眉眼如画的男子。

一个月前她拜祭完母亲的衣冠冢，在小溪边遇上的那个眉目如画的男子，他那一句娶她的承诺，是否只是他的笑谈而已，回了家中，便将她忘到了九霄云外？但，她又没有强迫他要娶她，是他自己提出的，又怎么会是骗她的呢？

可……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”，他能听出这话的含义吗？云画扇，她的名字是云画扇。

小心地摸索着，终于到了那个小洞前。她四处观察了一下，发现没有什么动静，便弯腰钻了进去。却还没等她起身，便被人用力按住。

“我抓到了！”一个亢奋的声音在她脑袋上方叫着，瞬时间整个荒园里灯光大亮，刺得她睁不开眼睛。

心里一沉。这下完了，那个丽妃娘娘天天盼着她死，今日被她抓住这个把柄，一定会跑到皇帝面前去告状的。

落秋宫。

丽妃一身华服，坐在上首好不刺眼。

那大红色的宫袍，金色的滚边，绣着繁复的花色；头上满是叮当作响的珠钗首饰，一双凤眼一横：“宛言，你好大的胆子！”

宛言自知今日责罚难逃，咬了牙，啜泣着：“娘娘恕罪，是奴婢的错，让公主偷偷溜出宫去为奴婢买一些日常的用品，公主年幼无知，还望娘娘只惩罚奴婢一个……”

闻言，丽妃却是冷然一笑，怒道：“本宫要教训谁，还轮不到你来指点！你们两个贱人，竟然敢违抗皇上的旨意，擅离冷宫，今日若不处置，必定让皇上蒙羞！”话毕对左右道，“来人，把这两个人捆了！”

又站起，款款走到画扇面前，展一个悄然的笑：“七公主，你不是年年都要去